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月海沉船

A FALL OF
MOONDUST



Arthur C. Clarke

【英】阿瑟·克拉克 著 武彬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Arthur C. Clarke

A FALL OF MOONDUST

【英】阿瑟·克拉克 著 武彬 译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月海沉船

A FALL OF MOONDUST by Arthur C. Clarke
Copyright ©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61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海沉船/[英]克拉克 著; 武彬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398-0

I. 月… II. ①克… ②武…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437号

图进字:21-2010-76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月海沉船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武彬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7.75
字 数 16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5364-7398-0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 ——阿瑟·克拉克

如果你是科幻小说读者，就很可能已经读过阿瑟·克拉克，因为他是世界科幻最具影响力的三巨头之一；即使你很少看科幻小说，你也可能会“认识”这位英国科学家，因为他是全球卫星通信理论的奠基人。当你使用手机或收看卫星电视时，应该对这位技术创想家心怀敬意。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获得了三次雨果奖、三次星云奖，于1986年被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授予了终生成就奖——大师奖。在世界科幻史中，只有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能与其比肩。

1917年12月16日，克拉克出生在英国萨默塞特郡的迈因赫德镇。他从小就喜欢阅读美国科幻杂志，沉溺于对未来的神奇幻想之中。但是在中学毕业后，由于无法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他只好在伦敦教育委员会负责养老金的部门中担任审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从事与雷达技术相关的工作。

在克拉克服役的最后一年，即1945年，他在《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杂志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卫星通信的科学设想论文：《地球外的中继——卫星能提供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Extra-Terrestrial Relays, Can Rocket Stations Give World-wide Radio Coverage?）。该论文详细论述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为日后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战后，克拉克到伦敦的国王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48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

1946年，克拉克在《惊奇科幻故事》（*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援救队》（*Rescue Party*）。在进行写作的同时，他还担任了《科学文摘》（*Science Abstracts*）杂志的助理编辑。1951年，克拉克出版了他两部科幻长篇《太空序曲》（*Prelude to Space*）和《火星之砂》（*The Sand of Mars*），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克拉克的早期小说深受英国早期科幻代表人物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影响，充满了利用科学知识探索开发太阳系的乐观主义情绪。

1951年，克拉克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创作了短篇小说《岗哨》（*The Sentinel*）。尽管该作品最后并没有被采用，但它却深刻地改变了克拉克的作家生涯。因为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便是以《岗哨》为蓝本写成的，而且从此之后，克拉克的小说中开始出现神秘主义元素，并将背景放在宏大的宇宙之中，讲述的大都是技术高度发达却又充满偏见的人类在遭遇了更高级的外星智慧生物后的故事。在这类小说的代表作《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 1953）、《城市与群星》（*The City and the Stars*, 1956），以及“太空漫游系列”（*2001 Series*）和“拉玛系列”（*Rama Series*）中，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最终促使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童年的终结》是克拉克第一部堪称经典的科幻小说。小说开始的场面，即外星人的太空飞船突然降临人类各大主要城市，曾先后被多部影视剧借鉴，比如著名的《独立日》。而在风靡世界的即时战略游戏《星际争霸》中，虫族（*Zerg*）也与小说中的外星人颇为相似：它们都拥有“母巢”（*hive mind*）式的集群意志，而虫族的宿主的名字“*overlord*”甚至就是直接照搬小说中外星人的称谓。在1988年《轨迹》（*Locus*）杂志读者投票奖中，《童年的终结》位列“永恒经典”（*All-Time Best*）排行榜第三位，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城市与群星》描绘了一座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宇宙城市，亿万年的时光流逝，城市居民已经忘却了城市穹顶外灿烂的星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其为“描写远未来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在1961年的《月海沉船》（*A Fall of Moondust*）中，克拉克的目光重

新回到了太阳系，它讲述了月球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一场灾难。一艘满载游客的游轮在由尘埃构成的月“海”中沉没，由于月球有着独特的物理特性，加之月球没有大气，一场太阳系瞩目的救援行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英国著名科幻作家约翰·温德姆说《月海沉船》是克拉克最好的一本书。笔者对此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克拉克最好的五本书当数《天堂的喷泉》《与拉玛相会》《2001：太空漫游》《童年的终结》和《城市与群星》，但无法否认，《月海沉船》有其独特的魅力。

1968年，《2001：太空漫游》出版。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展现出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与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享硬、软科幻最佳作品的宝座。这部作品首先是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的，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影片一经公映便引起巨大反响，使科幻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它吸引、激励、启发了整整一代人，而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最佳艺术指导等多项提名，并赢得了最佳视觉效果奖。

凭《2001：太空漫游》名声大噪之后，克拉克经常以评论家的身份出现，讲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1968年~1970年，克拉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部主持了关于“阿波罗”11号、12号和15号的节目；1980年，克拉克开始写作并主持十三集国际电视系列片《阿瑟·C.克拉克的神秘世界》和《阿瑟·C.克拉克的奇异力量》，这两部电视系列片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在世界各国播出。

1972年，《与拉玛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出版，旋即将几乎所有的科幻奖项收入囊中，成为克拉克最受欢迎的小说。随后，它被扩展为一个独立的系列，与“太空漫游”系列并驾齐驱，成为克拉克晚年创作的核心。

1979年，克拉克创作了另一部代表作《天堂的喷泉》（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在这部小说中，他构想出了一种新技术——“太空升降机”（space elevator）。克拉克预言，这一技术将来必定会取代航天飞机，从而超越他以前做出的关于地球同步卫星的设想，成为新的传奇。

1986年，克拉克出资创建了“阿瑟·C.克拉克奖”，每年评奖一次，以奖励前一年出版的最佳英国科幻小说。

从1956年起，克拉克便移居到斯里兰卡居住。1988年，克拉克不幸罹患后小儿麻痹症候群，从此只能靠轮椅生活，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进入21世纪之后，步入耄耋之年的克拉克又与英国新锐科幻领军人物斯蒂芬·巴克斯特合写了三部小说。

总的来说，克拉克的科幻小说以出色的科学预见、东方式的神秘情调以及海明威式的硬汉笔法而著称，光明的前景和成就往往同怀疑和自我反省并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能够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除科幻小说外，克拉克在科学写作方面也硕果累累。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表彰克拉克在科普方面的贡献，授予了他卡林加奖。1969年，克拉克荣获华盛顿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科学作品奖。1994年，克拉克因其在1945年提出的有关全球卫星通讯的贡献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5月26日，克拉克在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爵士爵位两年之后，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被授予“爵士奖”。克拉克的名字甚至被用于命名一颗小行星和一种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角龙。此外，克拉克还是多个国家的科学和文学协会的会员，并被多所大学授予科学和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25日，克拉克因呼吸衰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家中去世，享年90岁。

克拉克在数十年的科幻创作和科技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以“定律”的形式加以总结，这就是所谓的“克拉克定律”。

定律一：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科学家，如果他说某件事是可能的，那他几乎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他说某件事是不可能的，那他非常可能是错误的。

定律二：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弄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那就是：稍稍突破两者的分界线，进入不可能的领域。

定律三：任何技术，只要足够高深，都无法与魔法区分开来。

这三条定律虽带有一定的诙谐成分，但也包含很强的真理成分，成为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时常参考的规范和准则。

纵观阿瑟·克拉克的一生，他当之无愧地是世界科幻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而他的作品也将永远是所有科幻爱好者必读的绝对经典。



帕特·哈里斯有个很独特的身份——他是月球上唯一一艘游轮的船长，他自己也很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身份而自豪。每当看到乘客们一个个排着队、依次有序地登上“西灵”号游轮、喜不自禁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哈里斯就会对这即将开始的旅行充满向往。在后视镜里，他能清楚地看到威尔金斯小姐正在欢迎乘客们上船。她穿着一身蓝色的月球旅游事业管理局的制服，显得十分青春靓丽。他俩搭档值班时，他总是叫她“威尔金斯小姐”，而不是“苏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驾驶游轮上，而不用作任何非分之想。至于威尔金斯小姐怎么看他，他还从来不知道答案。

今天这一批旅游者都是第一次乘坐月球游轮，一个个都显得心情很迫切，他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大多属于比较典型的游客——都上了些年纪，年轻时非常向往某地却又无力成行，如今特意来满足自己的心愿。其中只有四五个人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大概是来自某个月球基地的技术人员，他们是出来度假的。哈里斯总结出一条不是规律的规律——在旅游者中，凡是上了年纪的都来自地球，年轻的都是月球上的居民。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八九不离十。

不管怎么说，对于每一位游客而言，渴海之旅都是一次新奇独

特的体验。在“西灵”号游轮观景窗外，便是灰暗的渴海海面，它向远方延伸而去，直达天际的群星。渴海上空悬挂着一弯“残月”——其实那是地球，几十亿年来，它从未移动过。明亮的人类故土将清丽的光辉普照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使这里泛起冷冷的微光——这里真的很冷，在露天的旷野上，温度大概会低于零下150摄氏度。

仅用肉眼来看，没人能够分辨渴海是液态还是固态。渴海十分单调乏味。在荒凉的月球上，到处都是满目疮痍，唯独这里没有奇形怪状的沟壑或裂隙。放眼望去，海面上看不到一座山包、一块卵石，甚至连一个小石子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突起于海面来打破这单调的景色。在地球上，没有哪片海洋——甚至没有一个池塘——如渴海这般波平如镜。

渴海是尘埃的海洋，而非水的海洋。这样的奇景，令普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此，它使人着迷，让人神往，在人们的心目中拥有无穷的魅力。在这个真空是世界里，渴海中的尘埃细若齏粉，其干燥的程度远胜过撒哈拉大沙漠。这些尘埃仿佛流体，滑动起来毫无阻力，任何稍有分量的物体掉落其上便会立刻消失，没有半点声音，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在这片暗藏杀机的海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通行——除了定员两人的小型摩托滑尘艇之外，便只有“西灵”号游轮了。“西灵”号游轮是一种既像雪橇又像巴士的飞行器，有点像当年开拓南极大陆的雪地履带车。

“西灵”号游轮的官方名称是“马克”一号。不过，据帕特所知，根本就不会有“马克”二号，甚至连图纸都没有。根据个人的偏好不同，人们对“西灵”号的叫法也不同，有人称之为“月亮船”，也有人称之为“月亮艇”，还有的人则干脆叫它“月亮巴士”。帕特更喜欢“渴海游轮”这个名字，因为这么叫可以避免混淆。只要人们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的身份一定是船长，而不是什么宇宙飞船的

船长。那些廉价的“船长”多如牛毛。

“欢迎各位乘坐‘西灵’号游轮。”乘客们坐好后，威尔金斯小姐开始致欢迎辞，“我和哈里斯船长很高兴能与大家一道出行。我们的旅行将历时四个小时，第一个目的地是火山湖。火山湖位于此地以东一百公里的天竺山脉中……”

帕特几乎没空去听这套熟悉的解说词，他正忙着为出发前的倒计时做最后的准备。“西灵”号其实是一艘宇宙飞船，由于要在真空环境中航行，必须保护脆弱的乘客不受舷窗外恶劣条件的影响。尽管“西灵”号从未离开过月球，又是由电动机提供动力，而不是靠火箭推动，但游轮上一切基本设施都与常规宇宙飞船完全相同，所以在起航之前，他必须检查一遍所有的仪器。

氧气——正常。动力——正常。无线电——正常。（“你好，彩虹基地，我是‘西灵’号游轮，正在进行倒计时检查。你能接收到我的信号吗？”）惯性导航仪——归零。气密安全装置——启动。船舱泄漏探测器——正常。内部照明系统——正常。栈桥——脱离……就这样依次检查五十多个项目，如果任何一项有故障或问题，在倒计时检查中都会自动报警。不过，帕特·哈里斯同其他想要平平安安安活到老的宇航员一样，只要是能手动检查的，就绝不依赖自动检查装置。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电动机安静地运转起来，但螺旋桨还没有启动，“西灵”号依然停留在停泊处。下一步，他松开左侧螺旋桨的制动装置，“西灵”号慢慢地向右转去。等到“西灵”号完全脱离港口，他便拉正航向，开始全速前进。

考虑到其新颖的设计，“西灵”号的操作非常灵活、轻便。自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第一次把木头放下水，到轮船在水面上航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做过无数次试验，遇到过无数次失败与挫折。相比之下，“西灵”号便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磨难。在同类型

交通工具中，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几位工程师的智慧结晶。“西灵”号的整个设计过程很简单，他们围桌而坐，讨论设计的核心问题——“如何建造一艘能在由尘埃构成的海上航行的交通工具？”

有几位工程师到航海博物馆去寻找灵感。他们本想采用舰明式的设计，但舰暗式螺旋桨会更有效率。所以“西灵”号船身在前，螺旋桨在后，航行时，转动的螺旋桨会吃进尘埃中，在船尾形成一条尾流，看上去就像一只快速飞奔的鼯鼠，身后留下一条地沟。不过，这条地沟眨眼之间就会消失不见。在渴海的海面上，任何轮船驶过都不会留下痕迹。

罗里斯空港巨大的圆顶气密建筑群迅速隐没在海平面以下。“西灵”号开出还不到十分钟，它们便已经在游客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西灵”号现在是形单影只。它已经进入到某种力量的中心地带，这种力量，人类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帕特关闭了发动机，让游轮靠惯性滑行，直到彻底停住。他等着船舱里安静下来。乘客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舷窗外的景物。没有关系，帕特能理解，他可以等上一会儿。乘客们已经意识到，在舷窗外，横亘于他们面前的是个多么奇妙而陌生的世界。他们穿越过时间和空间，观赏过周边的星辰，或仰望或俯瞰过地球光辉灿烂的容颜，但他们现在见到的景象与他们从前的经历是如此不同。这里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海洋，更不是天空或宇宙空间，然而所有这些的特点却都或多或少地兼而有之。

船舱里终于安静下来——如果帕特任由安静持续的时间过长，有人就会由于安静而产生压抑感，进而陷入恐惧——于是他站起身，面向乘客。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开始讲话，“希望威尔金斯小姐的服务会令你们感到愉快。我们在此停泊，因为这里是向你们介绍渴海的最佳位置——可以让你们更深刻地了解它。”

他指着舷舱外那一片灰暗的鬼影，“你们想过没有，眼前的地平线离我们有多远？或者，我换个说法，在那星星和地面似乎连成一片的地方，如果站着一个人，那么在你看来，这个人会有多大？”

仅凭视觉印象来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正确答案。理性和逻辑会告诉我们：月球是个很小的世界，所以地平线一定离我们很近。但是感官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说法：这个世界非常平缓，一眼望不到边际。大地在星空下永无止境地向前延伸，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

即便人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但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官，这样的幻觉依然存在。视野中没有可以聚焦的物体时，人是没有办法判断距离远近的。在这茫茫一片的尘埃海洋中，视线只能无助地四处游离、飘忽不定，找不到任何可参照的物体，甚至连地球上随处可见的轻柔雾霭都没有，也就没有任何标示，能让人们作出距离远近的判断。这里的星星不会闪烁，都发出针尖一般的光芒，漫天星辰径直融入天边那若有若无的地平线。

“信不信由你们，”帕特继续说，“地平线与我们也就隔了三公里远——或者说，将近两英里，有些人还不太习惯公制单位。我知道，看起来似乎有几光年的距离，不过，如果你们走过去，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了。当然，前提是你在这海面上行走。”

他回到座位上，再次启动发动机。

“接下来的六十公里，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物。”他回过头来说，“所以我们将不作停留。”

“西灵”号高速向前疾驰，乘客们第一次有了真实的速度感。飞快转动的螺旋桨深深地吃进尘埃里，游轮尾部的航迹拉得越来越长，尘埃也翻滚得也越来越高，一片片地向两边抛出。远远看去，“西灵”号就像一台扫雪机，映着月色，奔驰在霜封雪冻的原野上。当然，这些被卷起抛出的灰白物质既不是霜，也不是雪，照亮

它们的不是月亮,而是地球。

游轮开得平稳而安静,乘客们悠然自得。在来月球的途中,他们经历过许多次比这快得多的旅行,但在太空中,人们一般很难体验到速度感,这种在尘埃之上的高速滑走着实令他们兴奋。当帕特让“西灵”号做了个急转弯时,游轮几乎迎面撞上了螺旋桨翻卷起来的尘埃迷雾。因为没有空气阻力的影响,这些几乎不可感知的尘埃居然会沿着十分清晰整齐的弧线飘起又落下。要是在地球上,这些迷雾将会在空中飘浮好几个小时——甚至几日。

“西灵”号调整航向,开始作正常航行。这时,除了空荡荡的海面,再没有其他特别的景致,乘客们便开始翻阅起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读物。每位乘客都领到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有照片、导游图、纪念证书(“兹证明某某先生/女士/小姐——乘坐渴海游轮“西灵”号游历过月球上的尘埃之海”),以及其他相关的介绍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他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关于渴海的情况。

材料中说,月球表面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埃,通常,厚度不会超过几毫米。这些尘埃,有的是星星的残骸——如陨石的遗留物,至少在五十亿年前坠落到月球毫无保护的地表上;有些则来自裸露的月球岩石,历经剧烈的昼夜温差变化和热胀冷缩“风化”而成。不管这些尘埃是怎么形成的,它们都十分细密,在月球微弱的引力之下会像液体般流动。

多少年来,它们不断地从高处流动至低洼地带,逐渐聚集形成池塘湖泊。第一批探险者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早已有所防备,但见到渴海时,他们仍然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里会出现一片方圆上百公里的汪洋大海呢?

月球上的“海”通常都不大。其实,天文学家从未正式认可过“海”这个称谓。他们解释说,渴海只是罗里斯湾(露湾)的一小部分,既然是“湾”的一部分,又怎能称之为“海”呢?尽管他们强烈反

对,但这个由月球旅游事业管理局一位文员发明的名称——“渴海”——还是被一直沿用了下来。至少,这个名称与其他的“海”比较接近,如“云海”“雨海”“静海”,当然,还有“酒海”。

宣传册上还有些内容,是提高旅游者的勇气和信心的,为了消除某些胆小游客的恐惧感,证明月球旅游事业管理局已经面面俱到,凡事皆有考虑。上面是这样写的——“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采取了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西灵’号游轮的氧气储备装置足以维持七天的用氧量,所有基本设备都配备了两套,无线电信号发射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自动报告游轮的方位,即便出现电源耗尽这种极不可能的情况,罗里斯空港的摩托滑尘艇也会迅速将旅游者送回大本营,绝不会有丝毫耽搁。总之,您不必担心天气是否恶劣,也不必担心是否会晕船。渴海绝不会兴风作浪,它永远是那么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最后几句话写得真诚而自信,但有谁会知道,这些话马上就将走样了呢?

在地球的光辉映照下,“西灵”号安静地航行着。月球本身也在运动。在休眠了无数个日子之后,现在,它有许多事情要做;最近的五十年里,月球上发生的变化比此前五十亿年发生过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很快还将发生更多的事情。

在故土之外,人类修建的第一座太空城名为克拉维斯。此时,克拉维斯的行政总督奥尔森正在城内公园散步。和太空城内的两万五千名居民一样,他也为这座公园感到非常骄傲。当然,公园是小了一点儿,但还不至于像一位电视评论员说得那样,“不过是个壮丽的花盆。”而且,在地球上,你也不可能看到十米高的向日葵。

头顶上,天空中,轻薄的云朵缓缓飘过——至少看上去如此。这些都是投射到穹顶上的影像,但非常逼真,有时候还会让总督想

到家乡。想家？不，他对自己说，这里就是家。

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怀念着家乡。对孩子们而言，月球就是家，这里就是他们的故土；但对他来说，月球不是家，更不是故乡。他出生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的地方，他的孩子们则出生在克拉维斯太空城。他们是月球的公民，而他却永远属于地球。虽然这种思乡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淡漠，但却永远也不会彻底遗忘。

就在主穹顶以外，距公园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月球旅游事业管理局局长戴维斯正在翻阅最新的反馈信息。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多少还算满意吧。本季度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势头依然得到了保持。虽然月球上没有季节变化，但当地球的北半球进入冬季后，来月球的游客人数还是会显著增加。

如何保持游客数量的增长势头一直是个困扰他的难题，旅游者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新颖性、参与性等特点，所以你不能总是让他们看一模一样的东西。月球上有什么东西可供旅游者观赏呢？新奇的景致、微弱的引力、地球的景观、神秘的月球背面、壮观的天体景象、先辈们的定居点（但那里不怎么欢迎旅游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如果《月球旅行记》中的塞勒尼特人真的存在就好了，他们奇特的风俗习惯和怪异的体貌特征一定会让旅游者端起照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可惜啊，人们用显微镜才能发现月球上最大的生命体——它们的祖先是搭载月球二号无人探测器来到这里的，只比人类早到了十几年而已。

戴维斯局长迅速翻阅着刚刚收到的传真，他集中精力，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益的消息。和往常一样，这次也有不知名的电视公司发来请求，希望在月球上拍摄纪录片，条件是所有费用由管理局出。对于这种要求，答复一律是“不行”。如果连这种要求他都能接受，管理局早就破产了。

新奥尔良大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经理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人员互访的建议。真不明白,这项建议对月球和新奥尔良会有什么好处?好在不必支付什么费用,而且说不定真的会带来一些效益。另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今年的澳大利亚滑水冠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人在渴海上滑过?

没错,这是个新颖的想法。他有些意外,怎么就没有人到月球上“滑水”呢?这个主意值得一试,也许可以由“西灵”号或者小型摩托滑尘艇做牵引。他一直在关注月球上可以有什么新的娱乐项目,而渴海就是他心中的首选。

再过两三个小时,这个旅游项目就将变成一场噩梦。